

沈周現存著作刊本與北京圖書館皮藏之手鈔孤本《石田稿》之考述

吳剛毅

摘要

要正確掌握沈周的史料，就必須先釐清沈周現存著作的相關問題。沈周現存著作幾乎都是刊本，然而有一部海內外手鈔孤本《石田稿》長久以來未被學術界所發現。除了手鈔孤本《石田稿》之外，其他著作刊本在過去學界也缺乏系統的研究。本文即針對沈周現存著作的性質、內容、體例及價值進行整體的考述。

一、前言

沈周（1427-1509），字啟南，號石田，人稱石田先生，為蘇州府長洲縣相城里人。^[1] 沈周生於明宣宗宣德二年（1427）十一月二十一日^[2]，卒於正德四年

關鍵詞（Keywords）：沈周；詩文集；石田稿；刊本；鈔本

Shen Chou；Anthology；Shin Tien Kao；Printed Copies；Manuscript

吳剛毅：藝術評論工作者，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碩士，北京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博士；E-mail:wukangyi@sinamail.com

[1] 文徵明《甫田集》卷二十五〈沈先生行狀〉云：「先生諱周，字啟南，姓沈氏，別號石田，人稱石田先生，世居長洲之相城里。」

又王鏊《王文恪公集》卷二十九〈石田先生墓誌銘〉云：「有吳隱君子，沈姓，諱周，啟南字，而世稱之唯曰石田先生，先生世家長洲之相城里。」

（明）文徵明《甫田集》，收錄於《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六，別集類五，第127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明）王鏊《王文恪公集三十六卷》，明萬曆間震澤王氏三槐堂寫刊本，線裝（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

(1509) 八月二日，享年 83 歲。^[3] 他不論在詩文方面，抑是在書畫方面，都是明代早中期的大家，而沈周詩文集等著作是目前研究沈周所能掌握之最直接的文獻資料，沈周的著作據當時人所作的傳記可知有下列數種：文徵明（1470-1559）《甫田集》卷二十五〈沈先生行狀〉記載：

「(沈周) 所著詩文曰《石田稿》，總若干卷，他雜著曰《石田文抄》、《石田詠史補忘錄》、《客座新聞》、《續千金方》，總若干卷。」^[4]

而王鏊（1450-1524）《王文恪公集》卷二十九〈石田先生墓誌銘〉記載：

「(沈周) 所著有《石田稿》、《石田文抄》、《石田詠史補忘》、《客坐新聞》、《沈氏交游錄》若干卷。」^[5]

上述《石田詠史補忘錄》、《續千金方》、《沈氏交游錄》三書久已不傳恐已軼失外，其餘《石田稿》、《石田文抄》、《客座新聞》等書雖有傳本，但大抵已非沈周原帙，而是後世的纂輯刊本。除此之外，現存沈周詩文的刊本還有《石田詩選十卷》、《石田先生集》、《石田先生詩鈔八卷、文鈔一卷、附事略一卷》、《沈石田集一卷》、《杜東原先生年譜一卷》、《沈氏客譚一卷》、《石田雜記一卷》及《江南春詞一卷》。另外，北京圖書館善本書室還藏有沈周的第一手資料—《石田稿》手鈔墨蹟海內外孤本（未分卷），而該書長久以來未被研究者注意與運用。

當代對歷代畫學著作等相關文獻版本、體例及藏處有深入研究的學者大概屬謝巍為泰斗^[6]，然而其《中國畫學著作考錄》只收錄了沈周《石田詩選》與《客座新聞》而略加介紹，對於沈周現存的其他詩文刊本幾乎沒有提及，遑論指

^[2] 北京圖書館善本書室藏之海內外孤本手鈔墨蹟《石田稿》（未分卷）第 138 葉有〈題謝葵丘畫〉云：「此圖作於宣德二年二月三日，周尚未生。生於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距作圖時尚十越月。……」

^[3] 文徵明〈沈先生行狀〉：「正德四年己巳，先生年八十有三，八月二日，以疾卒於正寢。」王鏊〈石田先生墓誌銘〉記載相同。

^[4] 同註 1。

^[5] 同註 1。

^[6] 謝巍在（清）永瑤等《四庫全書提要》、周雲青《四部總錄藝術編》及余紹宋《書畫書錄解題》等文獻學工具書的基礎上，花費 12 年的努力增補校讎完成《中國畫學著作考錄》巨著（謝巍在自序中說明此書歷時 12 年），可見其用心、用力之勤，是當代學者對歷代畫學著作文獻研究的工具書之典範。

謝巍《中國畫學著作考錄》（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8）。

出那些刊本彼此間的關係及成書的時代、背景。同時他可能也未掌握到北京圖書館善本書室庋藏有沈周的第一手資料—《石田稿》手鈔墨蹟海內外孤本（因為在他書中介紹沈周著作時，並未羅列該書）。據此，筆者將針對現存的沈周著作刊本作深入的考述，特別是對各刊本的成書背景、時間、內容以及體例、價值等作詳細的評介。同時也要特別針對北京圖書館庋藏之手鈔孤本《石田稿》（未分卷）作詳細的考證與研究，並將此孤本與其它性質相同的沈周詩文集刊本作一比較，指出手鈔孤本《石田稿》在研究沈周相關課題時的地位與價值。

二、沈周現存著作刊本之考述

（一）《石田稿三卷》

該《石田稿三卷》本，筆者僅見於北京圖書館善本書室，目前尚未發現有別處藏本。《千頃堂書目》^[7]著錄之《石田詩集》三卷或即此本。是書共三冊，半葉九欄，每欄19字，白口，四周單邊，單魚尾，正文版心署「弘治癸亥集義堂刊」，共收錄沈周詩文約806首。卷前依次有彭禮、吳寬、童軒、李東陽四序，卷後又有靳頤、黃淮兩跋。弘治癸亥為弘治十六年（1503），沈周是年尚在世，為77歲。

是書卷首彭禮撰〈沈周詩引〉云：

「予撫循南畿五年矣，……弘治壬戌春，巡行至蘇，偶見長洲布衣沈周啟南氏者〈詠磨〉詩一首，……味其詞意，抱負何如，是可以山林凡士目之乎！亟召見，與語，不但富文學，工詩詞，妙書畫而已，其於治理猶彰然。予異之，語久益奇。若不欲，其輒去者，則懇請曰：『小人有母九十五齡矣，旦夕不可離』。又曰：『石田茅屋之下七十六年，三原相公撫吳日，辱召見，往來者數，行且賜詩，邇後足不敢至臺院者二十年於茲』。予曰：『吾輩勢分懸絕，微子詩，幾失之矣！若之鄉名公學士相望，豈無知子者？』曰：『有之』。遂出吾榜首匏庵吳先生及閣老西涯先生所為詩序并三原王公詩。予讀之，許與稱情，乃自咎獲識斯人之晚也。……乃命有司并其鄉士之賢者刪校其詩，梓行之。……安城坦洞道人彭禮彥恭書。」

^[7]（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適園叢書版），收錄於嚴一萍選輯《百部叢書集成續編》（臺北：藝文印書館）。

按彭禮，字彥恭，為江西安福人，成化進士，授兵部主事，歷官太僕少卿，弘治五年（1492）陞太僕卿，擢工部侍郎，以副都御史總撫蘇、松、應天等處。^[8]據彭禮序言可知，《石田稿三卷》乃彭禮於弘治壬戌春（弘治十五年，1502）巡撫蘇州時，因與沈周結識而讚歎其人品、詩品，故命下屬刪校並梓行沈周詩集。而彭禮序中所言「乃命有司并其鄉士之賢者刪校其詩，梓行之。」其中「有司」即當時嘉定知縣靳頤，而「鄉士之賢者」即為嘉定縣學生黃淮。

靳頤於該書跋云：

「長洲沈先生啟南，予童卯時即聞其名，恨未識也。弘治庚申承乏嘉定，往來吳中大夫士家，獲睹其題詠之富，書畫之妙，知其為非常人，第以吏務鞅掌，不得一造其廬。……縣學生黃淮游從先生頗久，嘗手錄其平日詩如千首，歸而謀之於其父鎮，欲鋟諸梓。父曰：『是吾志也』。無何，鎮以疾沒，未訖其工。癸亥春，都憲江右彭公旬宣至縣，不鄙屬吏，垂示所為先生詩序，沐手讀之，始知先生之文行，蓋不特工於詩畫。……予因贊黃淮成厥父之志。板刻既完，數語於後，仍紀歲月，蓋承都憲公之命，不自知其僭且陋也。弘治癸亥秋九月之吉，賜同進士出身知嘉定縣事滑臺靳頤識。」

按靳頤，字養正，直隸滑臺人，弘治十二年（1499）進士，十三年（1500）任嘉定知縣，廉毅英敏，不畏強御，終其仕，無敢以私請者。^[9]

又黃淮跋云：

「石田先生以詩名世久矣，自顧不足，晦莫示人。先人屢求其稿梓行於世，先生錮吝不出。茲因大彭撫公知重，命刊於長洲。先生恐累生育之邦為辭。淮念曰：『此先人之志也』。遂謁行臺，請任之。撫公亦囑我父母靳侯助所不及，以示必成。嗚呼！先生之詩雅博華腴，有三六老臣筆。發揮於首簡，淮悉敢僭，但以先人之交好，泊淮之私淑，不免略疏而已。……後學黃淮頓首謹跋。」

按黃淮生平傳記不詳，僅知為嘉定縣學生又為沈周之私淑弟子。

今據靳頤、黃淮兩篇跋文，可確知彭禮所言之「有司」即為靳頤，而「鄉士

^[8]（清）謝旻等監修《雍正江西通志》卷七十八「人物十三·吉安府四」彭禮小傳，收錄於《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13-51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9]（明）韓浚等修《萬曆嘉定縣志》（明萬曆三十三年刊本）卷八「官師表·知縣」及卷九「職官」，收錄於《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421冊（臺北：成文出版社）。

之賢者」即為黃淮無誤。並且彭禮是在黃淮尚未刊書付梓之前就先行書好詩序，其意在必成沈周詩集，故彭禮乃《石田稿三卷》之最大推手，而靳頤則扮演支持贊助（應以財力支援為主）黃淮完成校刊付梓之角色。又黃淮所收之詩大部分乃黃淮之父黃鎮於生前抄錄的沈周詩作，加以黃淮私淑沈周時手錄其平日之詩而成。前引靳頤跋言有：「（黃淮）嘗手錄其平日詩如千首」，而今《石田稿三卷》收詩約 806 首左右，故知此書僅以黃淮父子所抄者為底本刪校而成。因此該書雖成於沈周在世之時，但由於收詩有限（因沈周晦莫示人，錮吝不出），故既無分類，又無編年，甚至書無目錄，有些文字版刻漫渙，字體模糊，識辨不易，頗為粗糙。即使如此，此書仍是現存沈周詩集刊本中年代較早者，僅晚於北京圖書館度藏之海內外手鈔墨蹟孤本《石田稿》（未分卷）之後。

現存黃淮集義堂刊本《石田稿三卷》之序、跋，除了彭禮、靳頤、黃淮之外，尚有吳寬〈石田稿序〉、童軒〈石田詩稿序〉、及李東陽〈書沈石田稿後〉。其中吳寬及童軒兩序在版心有刊署「弘治癸亥歲青浦黃氏刊」，故知此兩序為黃氏刊書時所一併刊刻者，為黃淮《石田稿三卷》之原帙。而李東陽一序其版心處卻空白無字，當為後世補入，非黃淮原帙所有。

其童軒〈石田詩稿序〉云：

「予曩道吳，啟南知余為吏隱之人，嘗不鄙，過予逆旅中，握手論詩，殆有平生者，且出其《石田稿》一帙，屬予為序。予曩而之四方者，且今十年矣。……大明成化甲辰六月之吉……鄱陽童軒書於金陵寓舍之清風亭。」

按童軒，字士昂，鄱陽人，永樂初以天官學召入欽天監，家于秦淮。景泰二年進士，以吏科給事，往撫川寇，謫壽昌知縣。以太常少卿，再掌欽天監。以右副都御史總制松藩，歷陞南京吏部尚書致仕。^[10]

根據童軒款署紀年，則知此序作於成化二十年（甲辰，1484）六月。而黃淮此書刊於弘治十六年（1503），前後相距 19 年之久。故童軒此序不可能為黃淮刊書而作，今考萬曆四十三年（1615）陳仁錫刊行的《石田先生集》卷首有錢允治〈沈石田先生集序〉云：

「（沈周）先生遺集，一刻於成化甲辰，鄱陽童太常軒為之序。一刻於弘治癸亥，安城彭中丞禮為之序。一刻於正德丙寅，同郡吳文定寬為之序。互有

^[10]（清）錢謙益《歷朝詩集小傳》乙集「童尚書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去取，互有得失。……」

據此可知童軒為之作序的沈周詩集為刊刻於成化二十年（甲辰，1484）者，黃淮此《石田稿三卷》實借用童軒此序而已。又刊於成化甲辰的沈周詩集早已不存，童軒此序幸賴黃淮得以流傳下來。

又吳寬〈石田稿序〉云：

「……若相城有沈氏，顧獨好隱，蓋自繭庵徵士已有詩名于江南，二子貞吉、吉繼之，至吾友啟南，資更秀穎，雖得乎父、祖之教，自能接乎宋元之正以上爽乎魯望。……予少居鄉，亦喜為詩，辱相倡和，方自愧于松陵之襲美。而其子雲鴻乃欲得予序其石田稿者，予何以為序也。……弘治庚申秋七月甲子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吳寬序。」

此序亦載於吳寬《匏翁家藏集》^[11]卷四十三，文字僅小有差異。又此序亦附載於上海圖書館藏明正德間安國刻本《石田詩選十卷》及崇禎十七年（1644）瞿式耜《石田先生詩鈔八卷、文鈔一卷、附事略一卷》之卷首。吳寬此序紀年之弘治庚申為弘治十三年（1500），由內容可知吳寬於該年七月應沈周之子沈雲鴻之請為擬欲成書之《石田稿》作序。然而此沈周自刊（或沈雲鴻代刊）的《石田稿》直至正德元年（丙寅，1506）才付梓（前文所引錢允治序：「（沈周）先生遺集，……一刻於正德丙寅，同郡吳文定寬為之序」），只可惜此正德元年刊行之《石田稿》早已亡軼，僅存吳寬序及李東陽後序而已。吳寬〈石田稿序〉既然於弘治十三年（1500）為沈雲鴻求歸，因此該序一直收在沈周之手。估計是弘治十六年（1503）黃淮欲刊行沈周詩集時，沈周方將吳寬此序及上述童軒一序借用，故黃淮刊刻時才能一併刊刻童軒及吳寬兩序於卷首。

至於李東陽序則為後世增補附入，李東陽〈書沈石田稿後〉云：

「右石田沈君啟南詩稿若干卷，吳文定公敘之詳矣。初文定以寫本一帙視余，欲有所敘述。嘗觀擬古諸歌曲，愛其醇雅有則，忽忽三十餘年。聞石田年益高，詩益富，至若干卷，總之為若干首，間始刻於蘇州，而文定已捐館舍。翰林吳編修南夫來自蘇，則以石田之意速予，予撫然感之。……石田寄意林壑，博涉古今圖籍，以豪素自名，筆勢橫絕，夔出蹊徑，片楮匹練，流傳遍天下。情興所到，或形為歌詩，題諸卷端，互以相發，若是者不過千百

[11]（明）吳寬《匏翁家藏集》（上海涵芬樓藏明正德刊本），收錄於《四庫叢刊》集部第255-25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之什一，故多以畫掩其詩。及其撫事觸物，感時懷古，連篇累牘，則藏于其家，非遇知者，斂不自售。今既梓行而人誦，則詩掩其畫亦未可知，而惜余之不盡見也。姑以是復南夫，且終文定之諾云。石田名周，蘇之長洲人，石田其所自號，年八十。正德丙寅六月既望光祿大夫……國史總裁長沙李東陽書。」

由李東陽詩序之紀年可知此序作於正德元年（丙寅，1506）六月十六日，弘治十六年（1503）黃淮刊書時李東陽此序尚未作出，故不可能借刊於其集義堂《石田稿三卷》中。因此，北京圖書館此《石田稿三卷》之李東陽序之版心才會空白而無集義堂字號。李東陽此序亦附載於上海圖書館藏明正德間安國刻本《石田詩選十卷》及崇禎十七年（1644）瞿式耜《石田先生詩鈔八卷、文鈔一卷、附事略一卷》之卷首。並收錄於其《懷麓堂集》^[12]卷七十四。三處文字大抵相同，唯獨「……石田其所自號，年八十」一句《懷麓堂集》記載為「石田其所自號，年八十有一」。按正德元年（1506）沈周為80歲，故《懷麓堂集》為誤。再據詩序內容可知，此序乃李東陽為沈周正德元年（1506）自刊梓行的《石田稿》而作（此書已軼）。前述吳寬弘治十三年（1500）的詩序即為沈雲鴻為擬將刊行的《石田稿》所求，故沈周父子有意要刊行《石田稿》的時間不會晚於弘治十三年，但此書一直未鋟梓，直到正德元年（1506）始梓行，此時吳寬已過世近兩年^[13]，沈周因此轉請吳南夫（吳一鵬，字南夫，1460-1542）^[14]出面至京師請李東陽作序，由李東陽序文中「初文定以寫本一帙視余，欲有所敘述」及「且終文定之諾云」可知李東陽早已允諾為沈周詩稿作序，而李東陽當時允諾的對象正是沈周的好友吳寬，故知吳寬生前曾代表沈周向李東陽求序。

李東陽作〈書沈石田稿後〉的時間若依現存附於黃淮集義堂刊《石田稿三卷》及瞿式耜耕石齋刊《石田先生詩鈔八卷、文鈔一卷、附事略一卷》的刻本來看，

[12] （明）李東陽《懷麓堂集一百卷》，收錄於《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5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3] 據王鏊《王文恪公集》卷二十二〈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太保謚文定吳公神道碑〉知吳寬卒於弘治十七年（1504）七月十日。

[14] 《明史》卷一百九十一「列傳」第七十九有吳一鵬小傳曰：「吳一鵬，字南夫，長洲人。弘治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戶部尚書周經以讒去，上疏乞留之。正德初，進侍講，充經筵講官。劉瑾出諸翰林為部曹，一鵬得南京刑部員外郎。遷禮部郎中。瑾誅，復為侍講。進侍講學士，歷國子祭酒、太常卿。並在南京。母喪除，起故官。」

其序確實書於「正德丙寅六月既望」。然而前引彭禮〈沈周詩引〉中有：「予（彭禮）曰：『吾輩勢分懸絕，微子詩，幾失之矣！若之鄉名公學士相望，豈無知子者？』（沈周）曰：『有之』。遂出吾榜首匏庵吳先生及閣老西涯先生所為詩序并三原王公詩。予讀之，許與稱情，……」。彭禮作序雖無款署紀年，然而作序的時間必定介於弘治十五年（壬戌，1502）春至弘治十六年（癸亥，1503）九月之間。（因為彭禮弘治壬戌春巡行至蘇州始與沈周相識，而弘治癸亥秋九月靳頤作序時已沐手拜讀彭禮詩序。）此弘治十五、十六年之際吳寬〈石田稿序〉早已完成（完成於弘治十三年七月，1500），然而李東陽〈書沈石田稿後〉卻尚未完成。那麼彭禮所言之沈周「遂出吾榜首匏庵吳先生及閣老西涯先生所為詩序并三原王公詩」的李東陽（閣老西涯先生）詩序必定非正德元年（1506）此序，而是另一篇較早所作的詩序。筆者推測該篇較早的詩序可能是沈周弘治十三年（1500）左右欲自刊詩集之時呈請李東陽所作，揣測當時亦由吳寬代為敦請。而沈周詩集卻遲遲未能付梓，待正德元年（1506）真正付梓時，由於時間間隔過久才又請李東陽再作新序，如果吳寬此時仍然在世，相信沈周也會敦請吳寬再書新序，而不會沿用吳寬作於弘治十三年（1500）的〈石田稿序〉。

歸納言之，黃淮集義堂所刊之《石田稿三卷》是由黃淮父子平日所抄錄收集的千餘首沈周詩作刪校而成，其梓行的時間為弘治十六年（1503）。彭禮、靳頤及黃淮所作的序、跋皆為此書而作，而童軒、吳寬的詩序則為借用，至於李東陽的詩序非黃淮原帙所有，乃後人補入書中。

（二）《石田詩選十卷》

上海圖書館藏有明正德間安國刻本全帙，《四庫全書》所收者即以此正德本為底本。據該書卷後張鈇於弘治十七年（甲子，1504）十月跋云：

「石田先生，逸民也。……光祿署丞華公汝德尚古而右文，暇日取先生之詩，拔其尤者，門分類別，合古今諸作，得若干首，共為十卷，題曰石田詩選，繡梓以傳。以鈇嘗辱知於先生，俾贅言於卷尾，嗟夫！先生之詩，辭志兼得，固無可去取焉者。……弘治甲子十月慈谿後學張鈇書。」

按張鈇，字子威，號碧溪，又號廷儀，為沈周之詩友。^[15]今據張鈇跋文可

^[15] 《光緒慈溪縣志》卷二十七「列傳四」：「張鈇，字子威，幼端慧，為外組尚書王來所器。長而博學強記，綜貫經史百家，再試場屋不利，遂棄去，攻詩古文。」又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丙集「張布衣鈇」云：「（鈇）與沈啟南為詩友，嘗為石田序分類詩。」再據北京圖書館

知，此書為華琨選輯，考文徵明《甫田集》卷二十七有〈華尚古小傳〉云：

「華尚古，名琨，字汝德，嘗仕，有官稱。以其仕不久，又性好古，故遺其官不稱，稱尚古生。尚古生，常之無錫人。……家有尚古樓，凡冠履盤盂几榻，悉擬制古人，尤好古法書名畫鼎彝之屬。……時吳有沈周先生，號能鑒古，尚古時時載小舟從沈周先生游，互出所藏，相與評騭，或累旬不返。成化、弘治間東南好古博雅之士稱沈先生而尚古其次焉。」

故知華琨為沈周之友，兩人互動頻繁。又據張鈇跋文可知，華琨選輯《石田詩選》並鈐梓的時間不會晚於張鈇作跋的弘治十七年（1504）十月。然而今安國刻本及四庫全書本《石田詩選》有收詩於弘治十七年（1504）十月以後者^[16]，故知今日所見之《石田詩選》已非華琨繡梓之原帙。

此書體例可參考《四庫全書提要》^[17]，《提要》云：

「石田詩選十卷，明沈周撰，……此集不標體制，不譜年月，但分天文、時令等三十一類，蓋仿宋人分類杜詩之例。……集前有吳寬序，稱其詩餘發為圖繪，妙逼古人，核實而論。……又有李東陽後序。……二序皆為全集而作，華汝德刊此選本時，仍而錄之，非序此本者也。」

《提要》所言此書「不標體制，不譜年月，但分天文、時令等三十一類」允為至言，蓋知此集的編纂方式既無編年，亦無區分詩體，而以天文（25首）、時

手鈔墨蹟海內外孤本《石田稿》（未分卷）之第170葉有〈送慈溪張碧溪鈇還鄉兼柬金本清先生〉一詩，故知張鈇，號碧溪。又〈送慈溪張碧溪鈇還鄉兼柬金本清先生〉的詩題有刪改之跡，其「碧溪鈇」三字涂去旁注「廷儀」二字，故知張鈇又號廷儀。

[16] 例如安國刻本及四庫全書本《石田詩選》卷四有〈十二月一日亡兒附主于祠〉，此詩乃沈周為其子沈雲鴻附主家祠所作之詩，考沈雲鴻卒於弘治十五年（1502）八月十七日（參見文徵明《甫田集》卷二十九〈沈維時墓誌銘〉），依古代服喪制度，父服長子喪與子服父喪同為27個月（參見《儀禮·喪服》），故知沈雲鴻入主家祠的時間在弘治十七年（1504）十二月，沈周此詩亦作於弘治十七年（1504）十二月一日。又卷五有〈乙丑六月聞哀詔有感〉，此詩為沈周哀悼孝宗駕崩，有感而作。考《明史》卷十五〈孝宗本紀〉云：「（弘治十八年五月）崩於乾清宮，年三十有六。六月庚申，上尊諡，廟號孝宗，葬泰陵。」故知此詩作於弘治十八年（乙丑，1505）六月。又卷六有〈生日漫言〉，詩云：「幼時慕八十。妄念笑荒唐。八十思幼時。過事驚渺茫。……」故知此詩作於沈周八十歲，即正德元年（1506）。又卷四〈哭母〉一首作於正德元年（1506）沈周八十歲之後，考文徵明〈沈先生行狀〉云：「（沈周）母張夫人年幾百齡卒，時先生八十年矣，猶孺慕不已。」上述諸詩皆成於弘治十七年（1504）十月華琨付梓之後，故知乃後世刊刻時加入，此恐安國刊書時所增補。

[17] （清）永瑤等奉敕撰《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一百四十卷，補遺一卷，首解題一卷》，偽滿州國二年（1915），國立奉天圖書館排印本。

令 (38 首)、山川 (園池附) (65 首)、居室 (亭館附) (39 首)、寺觀 (菴院附) (24 首)、祠廟 (墳墓附) (21 首)、宗族 (22 首)、雜流 (13 首)、僧道 (21 首)、古跡 (15 首)、懷古 (19 首)、時事 (15 首)、述懷 (21 首)、感興 (6 首)、忠孝 (節義附) (24 首)、閒適 (16 首)、慶壽 (生辰附) (25 首)、會晤 (38 首)、投贈 (寄答附) (41 首)、題號 (48 首)、謝答 (14 首)、送別 (34 首)、傷悼 (送葬附) (38 首)、圖像 (9 首)、圖畫 (90 首)、墨蹟 (7 首)、文詞 (6 首)、花竹 (草木附) (55 首)、鳥獸 (5 首)、詠物 (20 首)、雜詠 (30 首) 共 31 類為編詩之類分, 估計全書共收詩約 844 首左右。

至於《提要》所言「集前有吳寬序……又有李東陽後序」, 則必須加以說明。今觀吳寬序及李東陽後序僅收錄於上海圖書館安國刻本, 《四庫全書》中並無收錄此兩序, 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四庫全書編校者知其「二序皆為全集而作……非序此本者也」, 故將該兩序刪去。至於《提要》所言「華汝德刊此選本時, 仍而錄之」, 此說法並不正確。吳寬序於弘治十三年 (1500) 秋七月, 而李東陽後序於正德元年 (1506) 六月既望, 故華汝德弘治十七年 (1504) 十月付梓時可借錄吳寬序, 但此時李東陽尚未作序, 華汝德不可能借用, 李東陽序應是安國刊刻此書時所補入。

(三) 《石田先生集》

國家圖書館 (臺北) 藏有明萬曆四十三年 (1615) 陳仁錫裒輯之《石田先生集》刻本四冊, 北京圖書館則藏有萬曆四十三年陳仁錫刻本六冊, 又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有清鈔本。此書實未分卷, 所收之詩按五言古一、五言古二、七言古、五言排律附七言排律、五言律一、五言律二、七言律一、七言律二、七言律三、五言絕附六言絕、七言絕、共分為十一部份, 故亦有題為十一卷者。此書卷首有長洲陳仁錫 (字明卿, ?-1634) ^[18]〈合刻兩先生稿引〉及長洲錢允治撰、陳元素書〈沈石田先生集序〉兩序。錢允治序言:

「……(沈周) 先生遺集, 一刻於成化甲辰, 鄱陽童太常軒為之序。一刻於弘治癸亥, 安城彭中丞禮為之序。一刻於正德丙寅, 同郡吳文定寬為之序。

^[18] 《明史》及《啟禎野乘》卷四中有陳仁錫小傳。陳仁錫, 字明卿, 號芝台, 長洲人。天啟二年進士, 授編修, 典誥敕, 以不肯撰魏忠賢鐵卷文落職。崇禎初, 召復故官, 累遷南京國子祭酒, 崇禎七年卒, 諡文莊。

(清) 鄒漪撰《啟禎野乘一集十六卷》(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七年柳園草堂刻清康熙五年重修本), 收錄於《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四十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0)。

互有去取，互有得失，嗣後散佚漫漶，莫有愛惜收拾之者。逮今萬曆中，稍稍復知向慕，欲付剞劂則不可多得矣。……陳孝廉明卿既刻其先白陽山人集，復欲哀先生集而苦無善本。不佞為之訪於故藏書家，稍獲一二。於是按體分類，都為若干卷。……萬曆乙卯秋閏八月鄉後學錢允治撰。」

據此可知《石田先生集》之詩為陳仁錫所哀輯，錢允治亦參與訪求善本之工作，陳仁錫並將該書與其祖父陳淳《白陽山人集》一併鋟梓，付梓的時間應在錢允治作序的萬曆四十三年（乙卯，1615）閏八月。再根據錢允治對過去沈周詩文集版本的考證可知，在陳仁錫輯錄之前已有三種版本存世（成化甲辰、正德丙寅兩版本已軼，而弘治癸亥即黃淮集義堂《石田稿三卷》本），如果加上前述華理所編之《石田詩選十卷》，則應該共有四種版本。

此《石田先生集》刻工精美，梓印精良，字體較瞿式耜刻本為大。是書雖無編年，然而收詩較多，書前有目錄一卷，按體分類，其中五言古詩134首、七言古詩83首、五言排律15首、七言排律7首、五言律詩206首、七言律詩389首、五言絕句33首、六言絕句2首、七言絕句247首，共約1,116首左右。國家圖書館（臺北）又以此集為底本補入崇禎十七年瞿式耜刻本末三卷之詩餘、文鈔、事略輯附於後，復輯王鏊〈石田先生墓誌銘〉并文徵明〈沈先生行狀〉而成《石田先生集十二卷、文鈔一卷、附事略一卷》，收錄於《明代藝術家集彙刊》中，此書成為現今研究沈周最常用之通行本。

（四）《石田先生詩鈔八卷、文鈔一卷、附事略一卷》

此書為錢謙益所哀輯，而由其弟子瞿式耜（1590-1650）於崇禎十七年（1644）付梓刊行。該書現藏於北京圖書館（有兩部）、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及國家圖書館（臺北）。北京圖書館及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所藏者為全帙，上海圖書館藏者遺卷首錢謙益序文，而國家圖書館（臺北）則遺詩鈔四卷。今據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本^[19]，其卷首共錄四序，首載吳寬弘治十三年（1500）〈石田稿序〉，其二為李東陽正德元年（1506）〈書沈石田詩稿後〉，其三為錢謙益〈石田詩鈔序〉，其四為瞿式耜〈書石田先生集後〉。

錢謙益〈石田詩鈔序〉曰：

「石田先生詩集，凡十餘本，余與孟陽居、耦耕堂互為評定，差擇其尤佳者

[19] 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七年瞿式耜刻本，收錄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第37冊（臺南縣：莊嚴文化事業，1997）。

若干卷。石田之詩，才情風發，天真爛漫，抒寫性情，牢籠物態，少壯模倣唐人間，擬長吉、分、比度，守而未化。晚而出入於少陵、香山、眉山、劍南之間，踔厲頓挫，沈鬱蒼老，文章之老境盡，而作者之能事畢。其或襲宋元，沈浸理學，典而近腐，質而近俚，則斷爛朝報與村夫子免園冊亦時所不免，茲鈔固已盡汰之矣。稼軒苦愛石翁畫，一縑片紙，搜訪不遺餘力，名其齋曰耕石。遂刻詩鈔藏之齋中，并彙其古文若干篇及余所輯事略附焉。刻成，屬余序之。石田之集，李文正、吳文定兩先生敘之詳矣，余可以無贅也。……崇禎甲申春月虞山錢謙益謹序。」

按錢謙益，字受之，號牧齋，常熟人。明萬曆中進士，授編修，博學工詞章，名隸東林黨。天啟中，御史陳以瑞劾罷之，崇禎元年，起官，不數月至禮部侍郎。^[20]

又瞿式耜〈書石田先生集後〉曰：

「右石田先生詩鈔八卷、文鈔一卷、其事略一卷，則吾師牧齋公所裒輯也。詩與文不稱集而係之以鈔識，一時嗟選之意也。……會吾師方評定本集，因搜錄題款進採擇，間有舊刻所未載，亦補入是集中，于是讀石田之書者，庶可以無憾矣。……崇禎甲申仲秋耕石齋主人瞿式耜跋。」

按瞿式耜，字起田，號稼軒，常熟人，萬曆四十四年（1616）進士，崇禎初擢戶科給事中。福王立，擢右僉都御史。唐王監國，擢兵部右侍郎。^[21]

據錢謙益及瞿式耜序文可知，此書成於崇禎十七年（甲申，1644），而書中所裒輯的沈周詩文是由十餘本舊刊之沈周詩集中刪校篩選而成，其纂輯之態度十分嚴謹，不僅刪去「近腐近俚」之詩，亦收錄舊刻所遺漏之詩文。而當時與錢謙益一同參與評校事宜者有程嘉燧（字孟陽，故以其齋館孟陽居名之）及耦耕堂（不知何人之堂號，亦可能與孟陽居相連為程嘉燧之齋館名，待考）。錢謙益等人所裒輯之沈周詩文及錢謙益所彙輯之沈周事略由其弟子瞿式耜（稼軒）刊刻成書，又錢謙益序中已提及吳寬及李東陽兩序，故知此書現存的吳寬、李東陽序為瞿式耜鋟梓時所一併刊刻者，為瞿式耜梓行之原帙。（筆者前文已考吳寬及李東陽兩序原刊於正德元年（1506）梓行的沈周詩集中，瞿式耜此書刊刻此兩序亦為借用。）

^[20] 錢謙益小傳參見《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四，「列傳」二百七十一「文苑一」。

^[21] 《明史》卷二百八十，「列傳」第一百六十八「瞿式耜」。

《石田先生詩鈔八卷、文鈔一卷、附事略一卷》共有十卷，一至四卷為古體詩，第一卷編年為自天順初年（1457）至成化十四年（1478），第二卷編年為成化十五年（1479）至成化二十三年（1487），第三卷編年為弘治元年（1488）至弘治八年（1495），第四卷編年為弘治九年（1496）至正德元年（1506）。卷五至卷八為今體詩，卷五編年未註明（按詩題下小註干支可知亦為成化十四年以前之詩），卷六編年為成化十五年（1479）至成化二十三年（1487），卷七編年為弘治元年（1488）至弘治八年（1495），卷八編年為弘治九年（1496）至正德元年（1506）。上述八卷共收詩約 474 首左右。又卷八末附詩餘（詞）28 闕。卷九為石田先生文鈔，共收沈周記、序、贊、銘、疏等文章 40 篇。卷十為錢謙益所輯之石田先生事略。該書刻工為上述諸刻本中最精細者，不僅鈐梓精美，同時又是上述諸刻本中唯一有編年者，其編年的劃分已如前述。然而在同一卷編年段落中，並非每一詩皆有紀年，僅於錢謙益等人可考出年份者於詩題下或詩後以小字註記年號或干支，這些可考年份者依時間先後排列，而未能考出紀年者依其大約年份插入有註記干支者之間。又卷八末所附之詩餘亦有註記干支者，同樣依時間先後編次。而卷九文鈔也有部分文章有註記干支，但並未依時間先後排列。

（五）沈周《客座新聞》、《石田雜記》、《沈氏客譚》

沈周《客座新聞》、《石田雜記》、《沈氏客譚》有諸刊本傳世。茲概述如下：

- （1）沈周《客座新聞》，國家圖書館（臺北）藏有「明刊明賢說海一卷本」，而北京圖書館藏有《石田翁客座新聞》「清鈔十一卷本」，上海圖書館則藏有《石田翁客座新聞》「明鈔七卷本」，上述諸版本筆者尚未詳加校勘。該書內容大多屬於日常雜記，其中有沈周親見者，但絕大多數為其耳聞之事，內容多涉軼聞、志怪、靈異之說。
- （2）沈周《石田雜記》，國家圖書館（臺北）藏有「學海類編一卷本」，又北京圖書館藏有明鈔本。該書體例及內容頗類《客座新聞》，其內容包括烹調、藥方等民生瑣事，亦不乏有靈異、志怪、傳聞之記載。
- （3）沈周《沈氏客譚》，上海圖書館藏有「明俞寬甫鈔本一卷」，其所記載亦類《客座新聞》。

上述諸書名雖異，然所涉之事大率相同，皆軼聞、靈異、志怪等。其中有互見於諸書者，亦有文類似而題不同者。按《千頃堂書目》^[22] 卷十二「子類·小

^[22] 同註 7。

說類」及《明史藝文志》^[23]卷三「子類」皆著錄沈周有《客座新聞》二十二卷。又《國史經籍志》^[24]卷四下「子類·小說類」著錄沈周《客座新聞》三十二卷。該二十二卷本及三十二卷本皆已軼失，而上述諸書皆有可能是二十二卷本或三十二卷本之殘鈔本。

(六) 沈周《江南春詞一卷》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明嘉靖年間刻本《江南春詞一卷》。^[25]《四庫全書提要》云：「江南春詞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明沈周等追和元倪瓚作也。時吳中有得瓚手稿者，因共屬和成帙，首有作者姓名，自周以下共50人，嘉靖十八年袁表序而刻之。……」。又據卷中祝允明記云：「國用得雲林存稿，命僕追和。……弘治己酉二月長洲祝允明記」。故知此倪瓚遺稿為許國用所得，該遺稿有倪瓚所作江南春詞兩首，故沈周、祝允明、楊循吉、徐禎卿、文徵明、唐寅等50位文人亦各和詩兩首，嘉靖年間集上述諸和詩并倪瓚原詩刻為一卷。

(七) 沈周《沈石田集一卷》

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有明隆慶四年（1570）刊本《沈石田集一卷》，收錄於明俞憲輯《盛明百家詩》第十冊。又北京圖書館藏有明嘉靖、隆慶間刻本，收錄於俞憲《盛明百家詩》第十二冊。另浙江圖書館藏有明嘉靖至萬曆間刻本，又華東師範大學藏有明萬曆年間周時泰刻本，兩者亦皆收錄於《盛明百家詩》中。此《沈石田集》為無錫人俞憲搜採沈周遺集而得一百餘首詩文，這些詩文泰半見於《石田先生集》、《石田先生詩鈔》等刊本中，由於收詩較少，故既無編年亦未分類。

(八) 羅振玉抄錄之沈周《杜東原先生年譜一卷》刊本與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之沈周《東原圖》卷的考鑒

沈周《杜東原先生年譜一卷》刊印在羅振玉（1866-1940）《雪堂叢刻》第三冊。^[26]羅振玉於後記云：「東原先生年譜一卷，石田先生撰，稿本，未刊行，

^[23]（清）張廷玉等修《明史藝文志四卷》，清光緒九年鎮海張壽榮刊本，線裝。

^[24]（明）焦竑撰輯《國史經籍志五卷、附錄一卷》（粵雅堂叢書版）（臺北：廣文書局印行，1972）。

^[25] 沈周《江南春詞一卷》（明嘉靖年間刻本，線裝，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收錄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總集類，第292冊（臺北：莊嚴文化事業，1997）。

^[26] 羅振玉《雪堂叢刻》，收錄於嚴一萍選輯《百部叢書集成續編》（臺北：藝文印書館）。

石田自署門人。……予既手自校寫，並據東原集中可補譜文之略者條附於文內。……乙卯六月上虞羅振玉記於日本東山僑舍之赫連泉館。」據此，知羅振玉於民國四年（乙卯，1915）六月在日本所校抄的《杜東原先生年譜》為沈周的「稿本」。羅振玉於日本所見到的稿本是否為沈周親筆所錄，由於原稿本至今尚未出現，故無從鑒別真偽。然而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一卷沈周《東原圖》卷（圖版一），此圖為紙本、設色畫，畫茂林叢竹，板橋遠山，竹下茅亭中有一人倚書而坐，右側竹林一童子奉盤而至，左側一翁扶杖過板橋而來，似相訪者，圖上款署「門人沈周補東原圖」，下鈐朱文「啟南」、白文「石田」兩印。圖後有跋紙另接，手書杜東原年譜，款曰「杜東原先生年譜，門人長洲沈周編次」。年譜後附錄祭文。又後有沈周頌〈東原先生入鄉賢祠〉詩一首，款曰「門人沈周百拜」，下鈐朱文「啟南」、朱文「石田」兩印。此卷畫上之款字與年譜、祭文、頌詩書法皆為同一字體，乃一人所書，而該書法用筆細弱，刻意伸手掛足，非沈周真蹟。此圖畫部分亦經徐邦達先生鑒定為「臨摹本」。^[27]又該卷引首有魏之璜行書「草書餘韻」四字，卷中有朱之赤、龐元濟等藏印。此卷曾著錄於顧文彬（1811-1889）《過雲樓書畫記》^[28]卷四（顧氏自序書成於光緒八年 1882）及龐元濟（1864-1949）《虛齋名畫錄》^[29]卷三（龐氏自序書成於宣統元年1909）中。

筆者將羅振玉所抄錄之《杜東原先生年譜》（後文簡稱「羅本」）與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之（偽）沈周《東原圖》卷後《年譜》（後文簡稱「故宮本」）互校，知羅振玉所見之稿本非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者。茲舉證如下：

其一、《年譜》永樂五年丁亥，羅本記載：「從中書人舍人劉孟初學」，故宮本則作：「從中書舍人劉孟功學」。今考王鏊《姑蘇志》卷五十五有「劉敏」條云：「（劉）敏字孟功，學行純篤，……有司聞其賢，薦授德清縣令，……後以善書徵入翰林，擢中書舍人，朝士多推重之」。^[30]又王原祁等奉敕編撰之《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四十有：「劉敏，字孟功，長洲人，洪武中薦授德清知縣，

[27] 徐邦達《古書畫偽訛考辨》，下卷（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頁118。

[28] （清）顧文彬《過雲樓書畫記十卷》（景印北平莊氏洞天山堂藏清光緒九年刊本）（臺北：漢華出版社，1971）。

[29] （清）龐元濟《虛齋名畫錄十六卷》（據崇陽王氏藏宣統元年龐元濟刊本影印）（臺北：漢華出版社，1971）。

[30] （明）王鏊《正德姑蘇志》（明正德刻本），收錄於《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

後以善書徵入翰林，拜中書舍人」。^[31]故知此劉孟功即是劉敏，羅振玉抄作「劉孟初」為誤，又羅本抄作「中書人舍人」亦為衍文，「中書舍人」之職無作「中書人舍人」者。

其二、永樂七年己丑，羅本作：「受經於五經博士陳嗣初之門」，而故宮本作：「授經於五經博士陳嗣初之門」。兩者雖僅一字之差，然而意思正好相反。此處當以羅本「受經」為是，意即杜瓊從學於陳繼之門。若以故宮本「授經」而言，則反倒是杜瓊教授陳繼，與史實悖離了。

其三、景泰元年庚午，羅本作：「作延綠亭，號延綠亭主人，以鹿皮作冠，又號鹿冠道人」，而故宮本作：「……以鹿衣作冠，……」。

其四、弘治十一年戊午，羅本作：「三學生員費紘等，會民設主府學鄉賢祠祭享」，而故宮本作：「……會呈設主府學鄉賢祠祭享」。此意在言費紘與蘇州百姓設奉杜瓊入鄉賢祠供奉，故以羅本為是。

其五、祭文中，羅本作：「(杜瓊)身雖沒而感之者猶勤風期在」，而故宮本作：「身雖沒而感之者猶勤風斯在」。此處兩者意義略有差異，各自成理，然以「斯在」略佳。

其六、祭文末，羅本作：「冀郡邑善類之□，多儒風丕變而洋溢」，羅振玉所見之稿本蓋缺一字。反觀故宮本此字清楚可辨，為「善類之普」。

其七、羅振玉見此稿本時在民國4年(1915)，並且地點在日本，而北京故宮本清末民初為龐元濟收藏，繼之為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至今，不可能流至日本。

據上述諸點，羅振玉於日本所見之稿本顯非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之《東原圖》卷。事實上，《杜東原年譜》於清末不只流傳一本，顧文彬《過雲樓書畫記》卷四即云：「豐順丁禹生中丞歸田後，編持靜齋書目，有舊鈔本杜東原年譜一卷，事關鄉邦文獻，深惜中丞撫吳時，竟未借勘，不知即從是卷傳寫否也。」(筆者按：顧文彬所言之「是卷」，即指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之《東原圖》卷)

三、手鈔孤本《石田稿》之年代與學術價值

(一)鈔本《石田稿》之版式裝潢與遞藏過程

^[31] (清)王原祁等纂輯《佩文齋書畫譜》(據1919年掃葉山房本影印)(北京：中國書店，1984)。

北京圖書館善本書室度藏之手鈔墨蹟海內外孤本《石田稿》並未分卷，全書手鈔沈周詩文 185 葉（筆者購買微縮圖版共六張，參見圖版二—圖版七），另有三葉詩文附後，最末又有跋文兩葉。分為四冊，每冊前後皆硬木書版，題籤以灑金箋分別書「石田先生詩稿第一冊」、「石田先生詩稿第二冊」、「石田先生詩稿第三冊」、「石田先生詩稿第四冊」，每冊皆以經摺裝方式裱貼裝潢。其手鈔沈周詩文部分（共 185 葉）均以墨筆手書抄錄於黑口、四周雙邊、單魚尾、無欄而印有版框的紙上，每紙分左右兩葉，其版心處空白無字，亦無卷數頁碼，每半葉均手鈔 16 行，每行 23 字。又第四冊後附三葉無欄紙，第一葉書沈周〈飯饑甚〉七言律詩一首，第二葉書沈周絕筆詩，第三葉為左、右兩半紙裱貼一起，右半邊書沈周〈登千人石詩〉，而左半邊書沈周〈題簾子詩〉，此三葉字跡與前 185 葉不同，最末又附百帖及陳鱣跋文各一葉。

《石田稿》現藏於北京圖書館善本書室，據館中點交紀錄，是書乃 1955 年 7 月 16 日由中國國家文物局正式移交給北京圖書館。至於文物局從何而得已難稽考，僅知是在解放（1949）後輾轉為文物局所收。至於早期的遞藏過程，吾人可由此書的兩篇跋文中得知一二。

在《石田稿》第四冊末有題跋兩篇，第一跋不知何人所作，其款署「百帖」；第二跋為陳鱣所書。

第一跋百帖曰：

「石田翁詩稿兩本，計一百八十四葉，傾資得之故家，真天下寡二，人間少雙之寶。余行年五十二歲，過境不堪，今忽逢此奇珍，或者否竭泰來乎。此稿自正統十四年己巳起，是時翁廿三歲，至成化十九年癸卯翁五十七歲止。其中三十五年製作，按翁行世刻集，十不及三，可見遺珠甚多。惟書法早歲與晚年似出兩手，然細玩筆意、結體，實則一也，識多自能辨之。明季先在文氏正氣堂，後為錢罄室所藏，呂仲成曾獲賞鑒。國初入朱臥庵桂髓樓，康熙間並經陸殿元珍秘，後又在蘭陵南有堂，今幸歸余寶宋樓，得以時時展讀撫玩，快哉！快哉！尾頁文待詔錄翁未入稿中詩三首，更為可證可喜。前後藏印共二十八方。己酉端午日百帖漫記。」此跋後同一字跡又書：「首起至知小景卅四頁，贈老人起卅三頁，先生畫起廿七頁，九真起卅四頁，從一堂起卅三頁，末廿頁，分為六冊。」上述跋文無任何印記。

第二跋陳鱣曰：

「今世所傳石田詩選十卷，華汝德編，分三十一類，最為龐雜。考千頃堂書目云：『石田詩集三卷，又耕石齋石田詩鈔十卷』，俱未之見。此石田手稿四冊，凡百八十四葉，起正統己巳二十三歲，至成化癸卯五十七歲止，而晚年之作不與焉。展閱數過，皆得意疾書，不多點竄而章章可誦。文徵仲嘗稱其詩，但不經意寫出，意象俱新，可稱絕妙，一經改削，便不能佳，觀此益信。至於書法，與年俱進，臻入逸品，所謂初寫蘭亭，恰到好處。蓋其人品甚高，天姿明敏，故事事極精，而清氣流行，超然塵埃之外。當時或以其詩為畫所掩，究之畫不能掩其詩，吳原博之言實定論也。是冊向藏吳中繆氏寶宋樓，跋云：『逢此奇珍，得以時時展讀為快。』今歸吾鄉蔣氏息誼草堂，惟望付梓，以廣其傳，豈不更快也歟。嘉慶二十一年五月望日勃海陳鱣跋。」下鈐朱文「陳」、朱文「仲魚」兩印。

據第一跋百帖所言，此書：「明季先在文氏正氣堂，後為錢穀室所藏，呂仲成曾獲賞鑒。」這裡所說的呂仲成即是呂環，呂環其人待考，此《石田稿》後附的第2葉鈐有呂環印記數方，排列成一排，包括「呂環」朱文方印、「筠」朱文圓印、「儔」白文方印、「呂環」白文方印及「仲成」白文長方印，又第四冊之冊首空白葉有「筠儔」朱文方印，故知呂環字仲成，號筠儔。如果根據百帖的說法，呂環似乎僅鑒賞而並無收藏此書，而當時的收藏者為錢穀（錢穀室）。按錢穀（1508-?），字叔寶，號穀室，吳縣人，是文徵明的弟子。今觀《石田稿》第一冊的第1葉之前方有「錢□□印」、以及朱文長方「中吳錢氏收藏印」。第二冊之第82葉左半有「叔寶」白文正方印，第83葉右半再鈐「中吳錢氏收藏印」。又第四冊第185葉（末葉）亦鈐有「叔寶」及「中吳錢氏收藏印」。這些錢穀藏印經吾師薛永年教授鑒定為真印，故《石田稿》確為錢穀之插架之物。

至於錢穀收藏之前，百帖認為是文氏正氣堂的度藏。此書第一冊首葉空白無欄葉上鈐有「正氣堂」白文方印，又第三冊首葉空白無欄葉上亦鈐同一方「正氣堂」印。該「正氣堂」印章刻工雖不甚佳，然而僅鈐於第一冊及第三冊首葉之空白葉上，符合百帖所言：「石田翁詩稿兩本」的條件。（因百帖收藏之前，《石田稿》的裝潢既然為兩本，故文氏當時鈐印僅需鈐於兩部分，而這原為兩本的《石田稿》中鈐有「正氣堂」印記的首葉，推測即重裱於現存第一冊及第三冊之首葉。）由於錢穀是文徵明的學生，故很容易使人聯想文氏「正氣堂」為文徵明之堂號印，然而文徵明的相關史料中並未發現有正氣堂的資料，並且文徵明所用

的印章篆刻皆有一定之品質，反觀該「正氣堂」印篆法及品質頗差，因此大致上可以排除此印為文徵明的自用印。即使如此，文氏「正氣堂」與文徵明家族及族嗣也有一定的關連，因為《石田稿》後附的第2葉有小行書〈沈周絕筆詩〉，該小行書極似文徵明書風，又後附的第3葉左半邊另半張紙（第3葉為左、右兩半張不同的紙裱貼一起）有頗似文徵明大行書〈石田翁題簾子詩〉七律一首，此大行書用筆稍有突兀，但確實屬於文徵明習用的筆法。這兩處書法皆似文徵明手筆，但筆者認為非文徵明親筆真蹟。原因為：上述以文徵明小行書書風書寫的〈沈周絕筆詩〉曰：「石田先生臨終時，守溪先生適罷相歸，差人問許，石田臥床上，索紙筆寫詩一首，投筆而逝。黃鶉白雲瞻宰公。此機超出萬人中。歸來車馬忙如海。先有閒懷問病翁。」而這段記載與此七言絕句亦載於顧元慶《夷白齋詩話》^[32]（錢謙益《石田先生事略》中即引述顧元慶之記載）及何良俊《四友齋叢說》^[33]卷十五中，兩處皆云：「王文恪鑒自內閣歸，石田先生病亟，文恪即遣人問之，石田書一絕為謝。詩云：『勇退歸來說宰公。此機超出萬人中。門前車馬多如許。那有心情問病翁。』」字墨慘澹，遂為絕筆，後兩日而卒。……」今考王鑒於正德四年（1509）四月因與劉瑾不合而致仕返鄉^[34]，而沈周卒於正德四年（1509）八月二日，因此王鑒返鄉時的確有機會遇到沈周臥病，是故王鑒遣人問訊沈周病情之事與史實不悖，可信為真。然而《石田稿》附葉所言「投筆而逝」太過戲劇化，雖然吾人也無法證實顧元慶及何良俊所言之「後兩日而卒」為是，但依照經驗法則，「投筆而逝」似乎較不合常理。並且，王鑒致仕乃不欲與劉瑾同流，符合顧元慶、何良俊所記載之「勇退歸來說宰公」之語，至於《石田稿》附葉之「黃鶉白雲瞻宰公」則不若「勇退」之確切。另外，《石田稿》附葉之〈石田翁題簾子詩〉在《石田先生集》「七言律三」及《石田詩選》卷三十「詠物」中亦有收錄，題名為「詠簾」，文字略有出入，然各自成理。^[35]如果這

^[32]（明）顧元慶《夷白齋詩話一卷》（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十八年至二十年顧氏大石山房刻顧氏明朝四十家小說本影印），收錄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418冊（臺南縣：莊嚴文化事業，1997）。

^[33]（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三十八卷》，明隆慶三年華亭何氏原刊本，線裝。

^[34]《明通鑒》卷四十三，「武宗正德四年」：「夏四月，乙亥，大學士王鑒致仕，許之，賜璽書乘傳歸，是時中外大權悉歸於瑾。鑒初開試與言，間有聽納，及焦芳專事嬖阿，瑾橫益甚，鑒自度不能抗，凡去疏三上，始得請。」

^[35]《石田稿》附葉之〈石田翁題簾子詩〉曰：「誰放青雲下曲筇。一重薄隔萬重情。殊光蕩日花如夢。鎖影通風笑有聲。外面令人倍惆悵。頭容眼自自分明。我無緣份難輕入。難與楊花燕

兩首詩作皆是文徵明親筆抄錄，而文徵明又是沈周的得意門生，依據文徵明與沈周之關係則必定應該十分正確，然而在沈周〈絕筆詩〉中，以文徵明書風抄寫者卻不甚合理，據此判斷此書法非文徵明親筆。又「正氣堂」印記，百帖考證為文氏之印，其未說明理由，然而文天祥有「正氣歌」傳世，文姓後代取堂號為「正氣堂」也順理成章。因此，筆者認為這兩首以文徵明書風抄錄沈周詩作的人很可能與鈐蓋「正氣堂」印記是同一人，同時也是這本《石田稿》目前所能知悉之最早收藏者。而此人應該與文徵明有所關聯，推測最有可能的就是熟悉文徵明書法的文家族人。

《石田稿》入清之後，據百帖考證，先為朱之赤桂髓樓收藏，朱之赤（?-? 約 17 世紀），字臥庵，安徽休寧人，是著名的書畫鑒藏家。《石田稿》中有多方朱之赤藏印鈐蓋，包括「朱臥菴收藏印」、「朱之赤鑒賞」、「休寧朱之赤珍藏圖書」、「臥菴所藏」、「桂髓樓印」、「在家道士」、「東南之美」等印。至康熙年間，《石田稿》又為陸肯堂度藏，按陸肯堂（1650-1696），字遂升，一字澹成，江蘇長洲人，康熙二十四年進士，授翰林院修撰，卒於康熙三十五年（1696）八月二十六日，享年 47 歲。^[36] 陸肯堂之後，《石田稿》又為蘭陵南有堂所得。關於蘭陵南有堂，王榮民女士考證出為繆曰藻之父繆彤的書齋。^[37] 然而王榮民認

子爭。右石田翁題簾子」。《石田詩選》則記載：「誰放青雲下曲瓊。一重薄隔萬重情。珠光蕩日花如夢。瑣影通風笑有聲。外面令人倍惆悵。裡邊容眼自分明。知無緣份難輕入。敢與楊花燕子爭。」

^[36] 陸肯堂小傳參見（清）國史館原編《清史列傳》「文苑傳一」卷七十，收錄於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綜錄類 2》第 104 冊（臺北：明文書局）。以及（清）錢儀吉纂錄《碑傳集》碑傳四十六，收錄於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綜錄類 B》第 108 冊（臺北：明文書局）。

^[37] 王榮民〈北京圖書館珍藏的沈周手稿《石田稿》考述〉一文考證曰：「據繆彤著《雙泉堂文集·敬齋題後》所記：『先大夫讀書于樹滋堂右，曰敬樂齋。少時所作制舉業，皆大參公宦于黔中批閱者，所積盈筭。彤十五、六歲學為文時，塾師閱過，先大夫必句摘字抹，所積亦盈筭。咸度是齋。甲申春不戒于火，悉為灰燼。今上丙辰春彤備宦于朝，先大夫家居，即于齋之故址築南有堂三楹，偃息于此，至冬而棄養矣。嗚呼！因念曩時嚴訓，晨昏寒暑無間，大都不離是齋，今也親不見待，堂改新名，敬樂之遺跡在夢寐，乃于堂之後擴一軒，附其舊額，其前為南有堂，其後為敬樂齋。……時康熙甲子十二月。』……是文為繆彤追念其父所作，文中兩次提到南有堂，一是其父在世時，曾建有南有堂三楹，為偃息之所。一是其父逝後，為緬懷其父，再造敬樂齋，其前為南有堂，其後為敬樂齋。由此可見，南有堂當是繆彤家，南有堂之前又冠以『蘭陵』，蘭陵南有堂當為何處？據繆彤在《雙泉堂文集》中所談：『先世自東漢以來為望族，明初散處于江右兩湖、淮揚、遼左之間，皆因官其地而居焉，其在江之南者，江陰、常熟最著，自常熟遷于吳縣，……』據此我們推斷繆家祖輩當有在蘭陵（今江蘇武進）一脈。又據李嘉球所著《蘇州狀元》一書所敘，蘇州北園天龍庵右建有繆蘭陵

為此《石田稿》的藏主並非繆彤，而是繆彤的兒子繆曰藻，其所持之理由為：「繆彤逝世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陸肯堂英年早逝，逝世於康熙三十五年（1696），二人是相繼離世。既如此，跋文中所談是書稿『康熙間並經陸殿元珍秘，後又在蘭陵南有堂』，那麼藏書主人大約不是繆彤了，當是其子繆曰藻的插架之物。^[38]考繆彤（1618-1697），字歌起，號念齋，江蘇吳縣人，康熙六年進士，授修撰，遷侍講，享年80歲。^[39]而繆曰藻（1682-1761），字文子，號南有居士，江蘇吳縣人，康熙五十四年榜眼，官司經局洗馬，精鑒賞^[40]，且工書法，筆意近趙孟頫、董其昌。^[41]今《石田稿》中無繆彤藏印，而有「曰藻」白文方印、「文子」朱文方印、「蘭陵繆氏珍藏」朱文長方印三方重鈐數過，然而這些藏印與繆曰藻鈐蓋書畫上之真印完全不同，吾師薛永年教授鑒定此三方藏印為~~繆~~刻。因此《石田稿》不一定是繆曰藻的藏物，也有可能就是繆彤所有，畢竟書畫文物不一定非要等到死後才會易主，陸肯堂生前散出此書為繆彤所得亦有可能。至於繆曰藻是否收藏此書，由於藏印為~~繆~~，實難斷定。也由於繆曰藻是否收藏此書以及與所謂寶宋樓、百帖之間的關係撲朔迷離，因此北京圖書館將《石田稿》後款署「百帖」的題跋誤認為是繆曰藻所書。實際上，這個錯誤的起源出自陳鱣的題跋。陳鱣跋曰：「是冊向藏吳中繆氏寶宋樓，跋云：『逢此奇珍，得以時時展讀為快。』……」，陳鱣所引的這段「逢此奇珍，得以時時展讀為快」正是「百帖」題跋之語，據此可知陳鱣將百帖題跋認為是「吳中繆氏」所書，而「寶宋樓」也變成「吳中繆氏」的堂號名（注意陳鱣並未將百帖明確說是繆曰藻）。事實上，我認為由百帖題跋之內容已可斷定寶宋樓為百帖之書齋名，而百帖與繆彤一家並無關係。試讀百帖所言：「石田翁詩稿兩本，……傾資得之故

祠，祀繆國維、繆慧隆、繆彤祖孫三代。由此我們斷定：蘭陵南有堂亦當指繆彤家。」

王榮民〈北京圖書館珍藏的沈周手稿《石田稿》考述〉，收錄於《北京圖書館館刊》，2（1997），頁72-79。

[38] 同前註。

[39] 繆彤小傳參見（清）閻湘蕙編輯、張椿齡增訂《國朝鼎甲徵信錄》卷一，收錄於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學林類19》第017冊（臺北：明文書局）。以及（清）顏光敏輯《顏氏家藏尺牘》「姓氏考」，收錄於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學林類48》第029冊（臺北：明文書局）。

[40] （清）吳修編《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十八，收錄於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學林類49》第031冊（臺北：明文書局）。

[41] （清）李玉棻《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卷二，收錄於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藝林類1》第074冊（臺北：明文書局）。

家，……康熙間並經陸殿元珍秘，後又在蘭陵南有堂，今幸歸余寶宋樓」，既然蘭陵南有堂已考證出為繆彤家之書齋名，因此如果百帖是繆曰藻或繆家某一成員，而此《石田稿》又得之於蘭陵南有堂，則必定不可能有「傾資得之故家」的說法。據此可判斷「百帖寶宋樓」與繆曰藻無關，亦與繆家無涉。至於書法方面，繆彤與繆曰藻的書法拓本俱見於吳修編《昭代名人尺牘小傳》^[42]中，繆氏父子的書風與百帖書法亦不相同，更可斷定百帖與繆彤父子無關。可惜百帖的身份至今尚未能考證出來，而百帖的題跋紀年為「己酉端午日」，此己酉必不能早於繆彤，亦不能晚於陳鱣題跋的嘉慶二十一年（1816），其可能之時間僅為雍正七年（1729）或乾隆五十四年（1789）。

百帖寶宋樓之後，《石田稿》又為蔣光燾收藏。蔣光燾與陳鱣同為海寧人，因此陳鱣跋中所言：「今歸吾鄉蔣氏息誼草堂」之蔣氏即為蔣光燾。按蔣光燾字寅昉，號敬齋，海寧人，是嘉慶時期著名的藏書家。而陳鱣，字仲魚，號簡莊，浙江海寧人，亦是嘉慶時期著名的藏書家。^[43]今《石田稿》中有白文正方「臣光燾印」及朱文正方「寅昉」兩印即為蔣光燾的藏印，而「簡莊審定」白文方印即為陳鱣之印記。

此外，《石田稿》中尚有「錢天樹印」及「夢廬借觀」印記，此為錢天樹之印信，錢天樹，字子嘉，又字夢廬，平湖人，是道光時期著名的收藏家^[44]，由「夢廬借觀」印文內容知其並未收藏此書。另外還有「肖■珍賞」、「吳縣俠香亭客」、「磨兜堅」、「一生為客恨情多」等印未知鈐印者誰。

(二)鈔本《石田稿》之特殊研究價值

1.鈔本《石田稿》有編年，且按月份排列

《石田稿》手鈔本抄錄的沈周詩文最早的一首為第4葉之〈己巳秋興〉，此詩為沈周23歲的作品。除〈己巳秋興〉之外，其餘詩文均為沈周31歲至57歲之間的詩作。這些詩文被抄錄在《石田稿》中分為兩大部分：其中第一部份為沈周（含）46歲以前的詩文，這段時期的詩文抄錄於《石田稿》第1葉至第64葉之

^[42] 同註40，吳修編《昭代名人尺牘小傳》。

^[43] 陳鱣小傳參見（清）國史館原編《清史列傳》「儒林傳下二」卷六十九，收錄於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綜錄類2》第104冊（臺北：明文書局）。

^[44] 錢天樹小傳參見（清）蔣寶齡撰《墨林今畫》卷十四，收錄於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藝林類9》第073冊（臺北：明文書局）。

中，這些詩作排列沒有明顯的次序，亦無規則可循，有時紀年在後者次於前，有時相同年代的詩文中夾雜其他年份之詩，其中還包括一首應編次於成化九年（1473）的〈送祥公歸靈隱時劉完菴作古感慨有作〉之詩誤植於第59葉。^[45]第二部分為沈周47歲至57歲春季之間共11年的詩文，這段時期的詩作抄錄於《石田稿》第64葉至第185葉（最末葉）之中，這部分的《石田稿》天頭處有註明干支，其編年為「癸巳」（成化九年，1473，沈周47歲）至「癸卯」春季（成化十九年，1483，沈周57歲），其中除兩首之外^[46]，其餘基本上是按編年排列，且經筆者考證與史料無誤。除此之外，在同一編年的詩文還依月份先後編次。因此，《石田稿》第64葉至第185葉的詩作皆可以知道其明確年份，更有價值的是，幾乎上述11年有編年的沈周詩作中，其每一編年都有數首詩文可以考證出其正確月份甚至日期，這些詩作證明了諸詩在編年中是按月份先後排列。因此吾人可以依據某首詩在該編年的先後位置，或是根據該詩位於某幾首可考證出月份的詩文前後而推斷出其大約月份。這種按編年及月份排列的情形是沈周其它詩文刊本所無法比擬的優點，吾人在鑒定甚至斷代沈周詩文書畫以及考證沈周生平事蹟時往往得力於這個方便。

2. 鈔本《石田稿》中罕見的第一手資料

《石田稿》手鈔墨蹟本雖僅抄錄沈周31歲至57歲之間的詩作，然而收詩的數量卻有1,185首左右（其中包括四言古詩5首，五言古詩170首，七言古詩191首，五言絕句42首，七言絕句180首，五言律詩131首，七言律詩346首，五言排律9首，七言排律7首，樂府詩14首，其它詞、賦、騷、贊、銘文、祭文、誄文等90篇），遠多於《石田先生詩鈔八卷、文鈔一卷、附事略一卷》542首，以及多於《石田稿三卷》本的806首與《石田詩選十卷》的844首，亦

^[45] 因此詩第二首為七絕：「前年記宿老僧房。清夢時時繞上方。龍洞桃花萬松里。再遊為恨少劉郎」。考沈周、劉珏、史鑑及沈召曾於成化七年（1471）遊杭，寄宿靈隱寺。故由「前年」推算此詩為成化九年（1473）之作。

^[46] 第一首是《石田稿》手鈔本第92葉「中秋感懷」應成化十三年丁酉（1477）之詩，誤次於成化十二年丙申（1476）。（筆者按：該五律為「去歲中秋月。吾親正在堂。今年親不見。此月若無光。淚眼渾迷霧。衰毛半染霜。東家共清夜。依舊有華觴」。沈周之父卒於成化十三年（1477）正月十三日，由「今年親不見」可知該詩為成化十三年（1477）中秋作。）

第二首是第102葉〈題林和靖手帖因借東坡先生所書其詩後韻腳一首〉應成化十二年丙申（1476），誤次於成化十四年戊戌（1478）。（筆者按：《林逋手札二帖》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拖尾有沈周此詩跋，紀年為「成化丙申中秋日」。）

超過《石田先生集》的 1,116 首，是目前收詩最多的沈周詩集。因此《石田稿》手鈔本抄錄了許多刊本未收之詩，而這些詩作中不乏有深具研究價值的詩文，同時其中的史料往往也扮演著釐清史實的關鍵角色。

3. 鈔本《石田稿》中的詩題改動

《石田稿》手鈔本反映了沈周原詩題刪改變動的過程，茲援引數例加以說明。例如：

- (1) 《石田稿》第 3 葉有〈劉秋官廷美奔母喪回〉七律一首，其原詩題為〈撫劉節齋秋官廷美奔母喪回〉，手鈔本將「撫」與「節齋」劃去，而此刪改後的新詩題與《石田先生集》「七言律一」所收錄者相同。若非《石田稿》有此刪改紀錄，吾人幾乎無法得知劉珏尚有「節齋」這個幾乎所有傳記都未提及的稱號。
- (2) 《石田稿》第 8 葉原詩題〈陳廷貴火後喪子〉，後將「廷貴」劃去，改「生」字。推測可能是沈周為了避免在詩集中揭人私事，故隱諱其名。
- (3) 《石田稿》第 12 葉原詩題為〈寄周疑舫先生〉，手鈔本將「疑舫」劃去，改「桐村」二字而成〈寄周桐村先生〉。故知沈周友人周鼎（字伯器）除號「桐村」外，又號「疑舫」。
- (4) 沈周留存下來的詩文中有不少是與「陸古狂」有關的詩作，例如《石田先生集》「七言律一」與《石田稿》第 35 葉均收錄有〈和陸古狂秋夕寫懷韻〉七言律詩一首；又《石田先生集》「七言律三」與《石田稿》第 70 葉有〈贈陸古狂和陳育菴韻〉；又《石田先生集》「五言律」與《石田稿》第 77 葉有〈用陸古狂韻復送許禎〉。這些詩題使學者誤以為陸古狂即為明朝職業畫家杜堇^[47]，雖然沈周與杜堇可能認識，因為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之杜堇《邵雍像》軸正是為「繼南」而作，而繼南即是沈周胞弟沈召的「字」，故沈周與杜堇恐有交情。然而《石田稿》第 70 葉的〈贈陸古狂和陳育菴韻〉，其原詩題為〈贈陸言符和陳育菴韻〉，手鈔本將「言符」劃去，改「古狂」二字於旁，故知古狂乃陸言符之字號。並且由詩文內容可知陸言符乃純為詩人而非畫家，據此可知此人與杜堇無關。

^[47] 《沈周年譜》的作者陳正宏便誤以為陸古狂即為杜堇，因為陳正宏考證出：「杜堇，字隴南，初姓陸，別號樗居古狂。……」，因此他認為陸古狂即是杜堇。

- (5) 《石田稿》第 76 葉有〈雪中送許婿禎還東崑〉、第 77 葉有〈用陸古狂韻復送許禎〉、第 83 葉有〈口號送許禎秉智東還〉、第 133 葉有〈哭許貞〉、第 134 葉有〈送許貞葬〉諸詩。這幾處詩題所涉及的許貞即是沈周的長女婿，據此可知許貞又名禎，字秉智。又根據第133 葉〈哭許貞〉是繫於己亥年，故知許貞卒於成化十五年（己亥，1479）。
- (6) 《石田稿》第 165 葉原詩題為〈題沈才叔畫〉，後將「題沈才叔畫」五字劃去改題為〈為謝將軍題~~禎~~弟畫〉，故知沈周的堂弟沈~~禎~~，字才叔。
- (7) 《石田稿》第 170 葉原詩題為〈送慈溪張碧溪鈇還鄉兼柬金本清先生〉，後將原詩題中「碧溪鈇」劃去，旁改注「廷儀」二字，故知張鈇又字廷儀。

4. 鈔本《石田稿》反映沈周與友人互動的資料

筆者在此援引數例以茲說明《石田稿》在研究沈周與友人交往互動情形所提供的貢獻。

- (1) 《石田先生集》「七言律三」有〈題杜東原先生畫〉，此詩亦抄錄於《石田稿》第 96 葉，然而《石田稿》原詩題為〈為金廷用題杜東原先生畫〉，後將「為金廷用」四字劃去。由此詩題刪改情形可知沈周所題的杜瓊畫作為金廷用收藏。如果僅由刊本的詩題〈題杜東原先生畫〉去判斷，幾乎不可能得知此畫以及沈周與金廷用之關係。
- (2) 《石田先生集》「七言古」有〈慶雲牡丹〉，此詩亦抄錄在《石田稿》第 105 葉，該詩繫於戊戌年，《石田稿》原詩題是〈為徐襄畫所見慶雲菴牡丹〉，後將「為徐襄畫所見」六字劃去。原詩題反映出沈周此圖乃為其次女婿徐襄而作。此事亦可應證於姚際恆《好古家藏書畫記》，《好古家藏書畫記》卷上記載：「又（沈周）著色牡丹，上題云：『（略）（筆者按：此題詩即《石田稿》所抄錄之詩）』戊戌春季，徐甥克成隨遊慶雲精舍，欄前牡丹盛開，因以此紙戲寫其生，亦贅詩於上，遂為徐克成卷去，亦不惜也。」
- (3) 《石田稿》第10 葉有〈分題送劉憲副欽謨提學河南一虎丘、石湖、靈巖〉記載劉昌得官河南按察司副使，沈周與其共遊虎丘、石湖、靈巖以為餞別。又《石田稿》第 172 葉有〈挽樗園劉大參欽謨〉，繫於壬寅年（成化十八年，1482），手鈔本將「樗園」兩字劃去。據上述之詩可知沈周

與劉昌之交誼關係，亦可知劉昌卒於成化十八年（1482），並得知劉昌另有「樗園」之號。

- (4) 《石田稿》第 79 葉有〈分得義莊送李中舍還朝〉，繫於乙未年（成化十一年，1475）；第 108 葉有〈四月廿九日送李武選文永嘉之子之妻之喪〉，繫於戊戌年（成化十四年，1478）；第 127 葉有〈五月廿七日李貞庵、顏松菴同過，是日松菴生辰，作雙松，貞庵賦詩同壽〉，繫於己亥年（成化十五年，1479）；第 151 葉有〈與李兵部、史西村陪奉武昌廷韶遊虎丘，次武昌韻〉，繫於辛丑年（成化十七年，1481）；第 169 葉有〈送李貞伯服闋還朝〉，繫於壬寅年（成化十八年，1482）。上述諸詩讓吾人瞭解李應禎與沈周的互動關係，以及掌握李應禎一生的幾次重大事件。

5. 鈔本《石田稿》在研究上的侷限

《石田稿》手鈔墨蹟本所抄錄的沈周詩作止於成化十九年（1483）春季，沈周是年 57 歲。因此針對研究沈周 57 歲以前的作品，《石田稿》手鈔墨蹟本無疑是第一手資料。然而沈周 57 歲以後的作品，不論是書畫上，詩文上，數量上，成熟度上，甚至是代表性上，皆有更高的研究價值，但是《石田稿》手鈔墨蹟本卻無法提供任何資料，這是《石田稿》手鈔墨蹟本在研究上最大的遺憾與限制。因此，吾人研究沈周 57 歲以後的作品只好借助於沈周的其它詩文刊本，例如：《石田先生集》、《石田詩選》、《石田先生詩鈔八卷、文鈔一卷、附事略一卷》等等。

(三) 鈔本《石田稿》的作者、抄者及抄寫之年代與目的

1. 鈔本《石田稿》的詩文俱為沈周所作

《石田稿》所抄錄的詩文中有一部份是僅見於此書而未收錄於其它沈周詩文刊本的，而另一部份則可互見於沈周其它刊本（前文已援舉數例，茲不贅），甚至有幾首詩文仍可在沈周現存書畫真蹟中找到。例如：

- (1) 《石田稿》第 18 葉有〈廬山高贈醒庵陳先生〉（圖版三），此詩即為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之沈周成化三年（1467）《廬山高圖》軸之題詩（圖版八）。
- (2) 《石田稿》第 22 葉有〈贈孫二叔善〉，此詩即為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所藏之沈周天順八年（1464）《幽居圖》軸上之題詩。

- (3) 《石田稿》第 34 葉有〈和陳大參宗理韻題魏公美小景〉，此詩即為遼寧省博物館所藏之沈周成化五年十二月（1470）《魏園雅集圖》軸上之題詩。
- (4) 《石田稿》第 84 葉繫於乙未年有〈補題亡弟繼南桃花書屋圖〉，此詩即為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所藏之沈周成化六年（1470）所繪，成化十一年補題（乙未，1475）之《桃花書屋圖》軸上之題詩。
- (5) 《石田稿》第 87 葉繫於乙未年有〈雨悶二首〉（圖版四），此詩即為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之沈周成化十一年（乙未，1475）《空林積雨圖》頁上之題詩（圖版九）。
- (6) 《石田稿》第 116 葉至 117 葉繫於己亥年有〈送吳匏菴服闋還朝二首〉（圖版五），此第一首七言長詩即是日本東京角川源義氏收藏之沈周《送吳文定公行圖并題》卷之卷後題詩（圖版十）。
- (7) 《石田稿》第 124 葉繫於己亥年有〈四月九日因往西山，薄暮不及行，艤舟虎丘東趾，月漸明，遂登千人座，徘徊緩步，山空人靜，此景異常，迺紀是作〉，此詩即為遼寧省博物館所藏之沈周《千人石夜遊圖》卷後之沈周第一首題詩（此詩書法由徐子仁代筆）。
- (8) 《石田稿》第 129 葉繫於己亥年有〈化鬚疏有序〉（圖版六），此文即為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之沈周《化鬚疏》卷（圖版十一）。
- (9) 《石田稿》第 136 葉繫於庚子年有〈元旦〉，此詩即為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之沈周成化十六年（庚子，1480）《荔柿圖》軸上之題詩。
- (10) 《石田稿》第 137 葉繫於庚子年有〈和徐仲山虎丘韻，時仲山治泉還，因以贈別〉，此詩即為天津藝術博物館所藏之沈周成化十六年（庚子，1480）《虎丘送客圖》軸上之題詩。
- (11) 《石田稿》第 146 葉繫於庚子年有〈題子昂重江疊嶂卷〉（圖版七），此詩即為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之趙孟頫《重江疊嶂圖》卷後之沈周題詩（圖版十二）。
- (12) 《石田稿》第 166 葉繫於辛丑年有〈辛丑歲題蠶〉，此詩即為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之沈周《蠶桑圖》扇面上之題詩。

對照沈周上述書畫真蹟及沈周其它詩文刊本可以確定《石田稿》手鈔墨蹟本中所抄錄的詩文皆為沈周的作品。

2. 鈔本《石田稿》的抄寫者

《石田稿》的抄寫者並非沈周本人，且共有三類筆跡，至少為兩人所書，茲分析表列如下：

字體種類	冊數及葉號起迄	字體書風
第一類字跡	第一冊全冊（自第1葉至第48葉）。 第二冊（自第49葉至第87葉〈割稻〉詩之前兩句—即「我家低田水浸肚，五男割稻凍慄股」）。	書寫工整，但結體幼稚拘束，不甚佳。
第二類字跡	第二冊（自第87葉〈割稻〉詩之後段—即「勞勞似共雨爭奪，……」一直到本冊結束之第95葉）。 第三冊（自第96葉至本冊第111葉右半葉之〈虎丘尋簡公不遇〉）。 第三冊（自第115葉右半葉〈吳楚清遊八詠為趙中美作〉之第五詠「維揚弔古」至本冊第125葉右半葉〈和馬秋官抑之大小千山歌韻〉）。 第三冊（自第135葉右半葉〈梅雪圖戲為陳廷璧題〉至本冊末第142葉）。 第四冊（自第143葉至最末葉第185葉）。（筆者按：第四冊基本上也是這一類字體，只是更加瀟灑，且有更濃厚的行草意味）。	字體瀟灑，用筆結體較佳。
第三類字跡	第三冊（自第111葉右半葉〈徐美中役滿還吳江〉至第114葉〈吳楚清遊八詠為趙中美作〉之第四詠「金山汲泉」）。 第三冊（自第125葉左半葉〈松鶴為道士作〉至本冊第135葉右半葉〈和劉士亨見寄韻〉）。	用枯筆禿鋒，筆勢頗為頹唐，用筆與第二類相近，但整體書風太過潦草，不甚佳。然而不排除是第二類字體同一人所書。

上面羅列之三類筆跡，我認為第一種與第二種是由不同人所抄寫，試比較兩者用筆的差異，則不難判斷出來（比較圖版二、圖版三與圖版四、圖版五、圖版七）。至於第三種筆跡與第二種筆跡用筆相似，所差別者僅為第三種筆跡是用禿

筆且較潦草而已，因此這兩種筆跡的抄寫者可能是同一人。（註：筆者並未取得第三種字跡的書葉圖片，而這第三類字跡亦見於〈化鬚疏有序〉之天頭註記文字，可參閱（圖版六））

前引《石田稿》後百帖的題跋曰：「……惟書法早歲與晚年似出兩手，然細玩筆意、結體，實則一也，識多自能辨之。……」百帖雖然看出前後書風不同，然而他認為《石田稿》仍是沈周親筆所書，故他將字體的不同作早歲與晚年之解釋。關於《石田稿》是否是沈周親筆的問題？只要比較現存書畫真蹟以及《石田稿》中所抄錄相同的畫上題詩之字跡，例如：《廬山高圖》（圖版三與圖版八）、《空林積雨圖》（圖版四與圖版九）、《送吳文定公行圖并題》卷（圖版五與圖版十）、《化鬚疏》（圖版六與圖版十一）、沈周題趙孟頫《重江疊嶂圖》（圖版七與圖版十二）等等，即可確知《石田稿》並非沈周親筆所書，並且筆者認為手鈔本中亦無任何沈周親筆的註記字跡。

3. 鈔本《石田稿》之抄寫年代

我認為《石田稿》是在同一段時期抄寫，抄寫的時間跨度不會太大，更不可能是每一年隨著沈周作詩而隨時抄寫。我所持的理由是：《石田稿》第 87 葉〈割稻〉的前兩句「我家低田水浸肚，五男割稻凍慄股」及〈割稻〉以前的詩是第一人所書，而由〈割稻〉第三句開始則為第二人所書（可由字體上區分，亦可比較〈割稻〉詩中的幾個「稻」字，即可驗證筆者所作的分隔）（圖版四），而這兩種不同的書風卻在同一首詩中出現，這代表〈割稻〉前兩句以前的87 葉詩文為第一人書，此人由第一葉一直抄寫到〈割稻〉之「我家低田水浸肚，五男割稻凍慄股」為止，隨即換第二人接著抄寫〈割稻〉第三句以後的詩文。至於第三種字跡則又夾雜在第二類字跡的頁數之間。據此，我認為《石田稿》乃同一時期所抄寫，只是抄寫者不同罷了。而《石田稿》最後的詩文停止在成化十九年（1483）春季，因此抄錄了時間應該就在成化十九年春季後不久。

4. 鈔本《石田稿》之抄寫目的

《石田稿》中有不少刪改的情況已如前述，除了部分詩題有刪改的情形之外，甚至有少數詩文內容亦被刪改。照理說沈周詩文作品的刪改理應由沈周本人為之，然而《石田稿》中卻找不到任何肯定是沈周親筆的字跡。

觀察這些刪改的現象，例如第 19 葉〈寶林寺十詠〉的天頭註記「此宜抄在寺條內」；又例如第 25 葉〈和張豫源問姚存道疾韻二首〉整首詩文被打一大

又，且天頭註記「詩在後當補抄於此」；又第 42 葉〈琴操六首哀顏孝子季栗〉及第 46 葉〈陳啟東校文浙省仍還濟陽舊任〉以及第 54 葉〈寄丘大祐〉等許多詩題（筆者不一一列出）的天頭上皆註記「抄過」二字；又有些詩題之天頭處則註記「此二詩在後宜補抄于此」或「此題宜在前」等文字。此外，註記的文字與符號除了用墨筆亦有用朱筆註明者，這些註記已很明顯地證明了《石田稿》為一「鈔本」且經過多次校對。另外，第 64 葉天頭處的編年原本註記干支為「甲午」，後劃去改為「癸巳」，第 101 葉原記為「庚子」，後劃去改為「戊戌」（筆者按：經考證，新改的干支為正確），如果這是沈周親筆的鈔本，則必定不應在編年上出錯修改，據此《石田稿》中沒有沈周親筆且至少有兩人為之抄寫所產生的刪改現象都可以理解了。加上《石田稿》所用的紙張是相同形式之有版框而無欄的印紙，並且每半葉均抄錄 16 行，每行均 23 字，這種固定行數及字數的現象正是為了刊刻方便而作。上述諸證據都充分說明了《石田稿》手鈔墨蹟本是為了刊刻付梓前的「校鈔底本」。

前引北京圖書館善本書室度藏之「弘治癸亥集義堂刊」《石田稿三卷》本之卷前有童軒〈石田詩稿序〉云：

「予曩道吳，啟南知余為吏隱之人，嘗不鄙，過予逆旅中，握手論詩，殆有平生者，且出其《石田稿》一帙，屬予為序。予曩而之四方者，且今十年矣。……大明成化甲辰六月之吉……鄱陽童軒書於金陵寓舍之清風亭。」

筆者於前文已論述童軒此序非為黃淮集義堂刊《石田稿三卷》本所作，集義堂僅為借用此序而已。很明顯地，童軒此序應是為了沈周另一詩文刊本所作，而彼詩文集亦名為《石田稿》，童軒款署的紀年是成化二十年（甲辰，1484）六月，並且陳仁錫刊行的《石田先生集》卷首有錢允治〈沈石田先生集序〉云：「（沈周）先生遺集，一刻於成化甲辰，鄱陽童太常軒為之序。一刻於弘治癸亥，安城彭中丞禮為之序。一刻於正德丙寅，同郡吳文定寬為之序。互有去取，互有得失。……」據此可知童軒為之作序的沈周詩集為刊刻於成化二十年（甲辰，1484）者，而北京圖書館《石田稿》手鈔墨蹟本恰好止於成化十九年（1483）春季，就時間巧合而論，此《石田稿》手鈔墨蹟本很「可能」就是童軒為之作序的刊本之底鈔本，當然這僅是筆者的推測，目前並無更確切的證據證明。

四、結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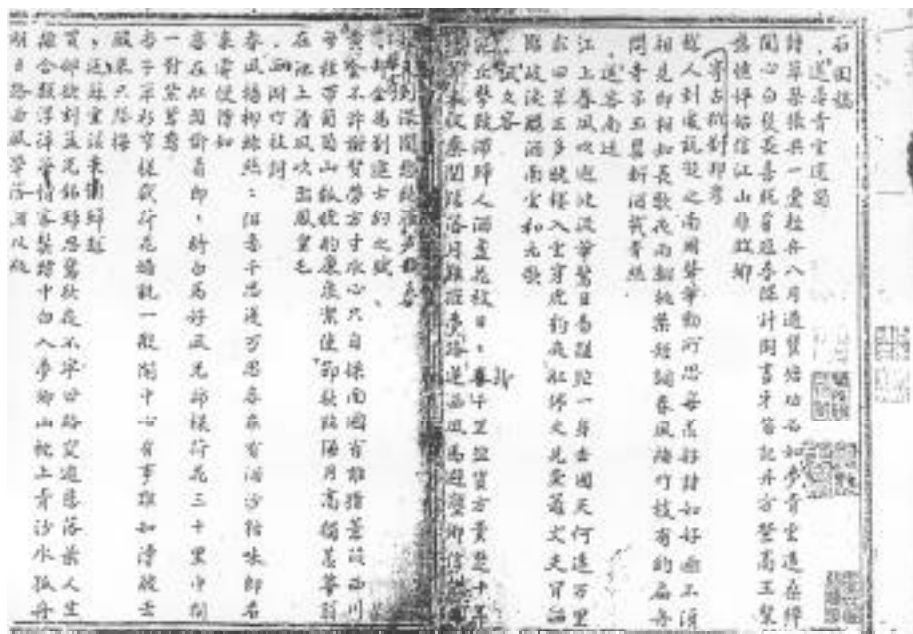
沈周現存的著作中有兩部是完成於沈周在世時，目前最早的一部是北京圖書館所藏之手鈔孤本《石田稿》（未分卷），這部鈔本過去一直被學術界所忽視（事實上是不知道此鈔本的存在）。近幾年北京圖書館曾經請少數專家看過這部鈔本，其中有一些學者認為該鈔本為沈周親筆，這是錯誤的看法。雖然該鈔本並非沈周親筆，然而其中所抄錄的詩文確實是沈周的作品，並且還是較正確的第一手資料，因此對於研究與填補沈周史料扮演著相當關鍵的角色，可惜此鈔本僅止於沈周 57 歲春季，因此對沈周晚年的研究幫助有限。

在刊本中，鈐梓於沈周在世時的是北京圖書館《石田稿三卷》，然而此刊本編輯與刻工粗糙，所收之詩文數量有限且大多可見於後世較精美的刊本中，故其學術價值有限。事實上，對沈周研究影響較廣泛的是《石田詩選十卷》、《石田先生集》與《石田先生詩鈔八卷、文鈔一卷、附事略一卷》，這三部刊本編輯的體例互有不同，可以互相參證。然而因非第一手資料，故仍存在少數魯魚亥豕的情形，但這三部刊本已可彌補《石田稿》手鈔孤本缺乏沈周晚年詩文的缺憾，故亦有相當高的學術價值。至於其他刊本著作，在學術研究上也或多或少提供了一些貢獻。

總而言之，筆者對沈周現存著作進行考述的目的，一方面是釐清其著作的成書背景、時間、內容、體例及價值，另一方面是提供吾人在引用沈周相關文獻時的正確認知。畢竟文獻史料的正確性與否，始終是研究成敗的最重要關鍵。



圖版一：（偽）沈周《東原圖》卷，紙本，設色，29.2×119.3，故宮博物院（北京）



圖版二：北京圖書館善本書室皮藏之海內外孤本《石田稿》手鈔墨蹟本第1葉



圖版三：北京圖書館善本書室皮藏之海內外孤本《石田稿》手鈔墨蹟本第十八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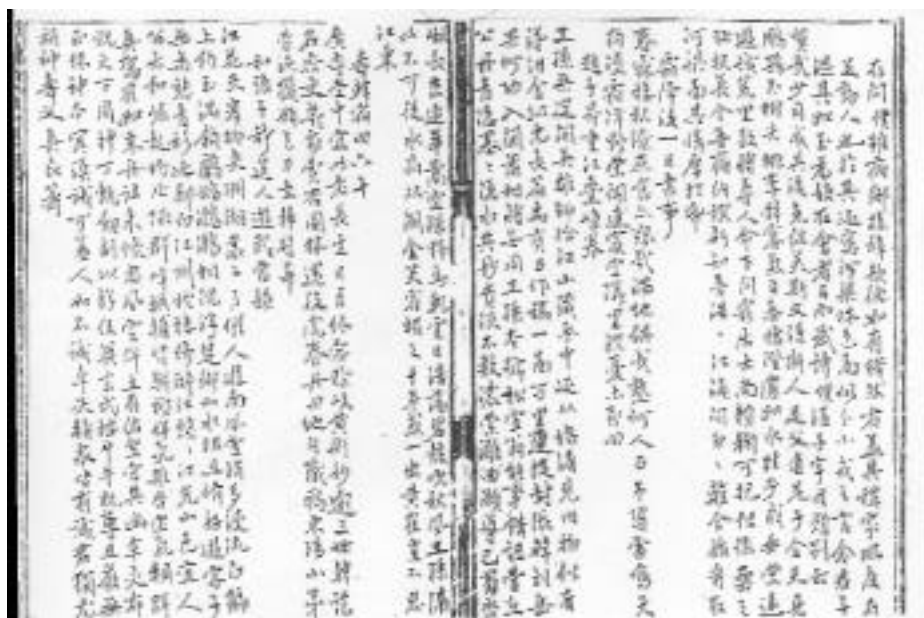
圖版四：北京圖書館善本書室庋藏之海內外孤本《石田稿》
手鈔墨蹟本第87葉



圖版五：北京圖書館善本書室庋藏之海內外孤本《石田稿》
手鈔墨蹟本第116葉



圖版六：北京圖書館善本書室皮藏之海內外孤本《石田稿》
手鈔墨蹟本第129葉



圖版七：北京圖書館善本書室皮藏之海內外孤本《石田稿》
手鈔墨蹟本第146葉



圖版八：沈周《廬山高圖》軸款識，紙本，設色，193.8×98.1，
故宮博物院（臺北）成化三年（1467）



圖版九：沈周《空林積雨圖》頁，紙本，水墨，21.7×29.2，
故宮博物院（北京）成化十一年（1475）



圖版十：沈周《送吳文定公行圖并題》卷題識，紙本，日本角川源義氏藏



圖版十一：沈周《化鬚疏有序》卷，紙本，28.4×464.4，故宮博物院（臺北）



圖版十二：沈周跋趙孟頫《重江疊嶂圖》卷，紙本，故宮博物院（臺北）

A Research on the Printed Copies of Shen Chou's Works and the Original Manuscript 《*Shin Tien Kao*》 Kept by the Beijing Library

Kang-yi Wu

Abstract

In order to approach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Shen Chou in a correct way, we must first clarify the related issues of his existing works. Almost all of Shen Chou's existing writings are printed copies; however, there is an original manuscript—《*Shin Tien Kao*》, which has never been discovered by the academic field before. Besides the original manuscript 《*Shin Tien Kao*》, other printed copies of his works also lack an organized study. This thesis aims at a whole 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istics, content, form, and value of Shen Chou's existing works.

Keywords (關鍵詞): Shen Chou ; Anthology ; Shin Tien Kao ; Printed Copies ; Manuscript
沈周 ; 詩文集 ; 石田稿 ; 刊本 ; 鈔本

Kang-yi Wu : Art Commentator ; Fine Arts Departmen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Beijing ; E-mail:wukangyi@sinamail.com